

金浮屠



37

司马翎作品集



37 同声一哭

方锡含笑摇头，薛陵见她不肯，便偏要这么做。他随即找了几个孩子，给他们每人一把铜钱，吩咐他们在这儿玩耍，见到有个姑娘带着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到此的话，可转告他们到那边找寻。

之后，他便邀方锡前往，他也很想瞧瞧昆仑剑法的奥妙，并且找出他何以要跟自已较量之故。

那一处地方在一片树林之后，极是静僻，正是适合比武之用。

方锡说道：

“兄弟已见识过薛兄的绝学，但薛兄却从未见过本派的剑法，若然这样就动手，未免有失公平。因此兄弟有个建议，便是请蔡姑娘代薛兄试上几招，然后方由薛兄上场。好在蔡姑娘也是当今武林高手，定足以让薛兄看清楚敝派的剑法。只不知蔡姑娘可肯代薛兄先下场玩几手？”

蔡金娥道：

“别人的事我可不管，但既然是代薛兄下场，这倒可以商量。”

她掣出银钩，又笑道：

“我这对钩上淬过毒药，你得小心点，以免发生意外。”

方锡诚心诚意地答道：

“多谢蔡姑娘提醒，自当小心注意，请。”

他掣出长剑，立个门户，凝神待敌。

蔡金娥绕他走了一圈，她表面上仍然笑吟吟，甚是风骚，其实已用足全副精神。

因此，如若以为她并未用上全力之人，略有疏虞，定要上当，招致败亡之祸无疑。

她再绕到一匝，银钩出手攻去，方锡挥剑封架，守的异常严密，无懈可击。

薛陵细看他的剑法招数，并无出奇之处，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，便是他的内功造诣极为深厚精纯，显而易见远胜于香蝎子蔡金娥。

这一点可不是小事，相反的却是一宗足以震惊武林之事，要知香蝎子蔡金娥声名极盛。乃是当今武林百数高手之一，虽说她仗着娇媚的容貌，占了不少便宜。但她也是具有真实功夫之人，方能享誉多年不衰。这方锡年纪既不比蔡金娥大，又从未在江湖上露过身手，全无声名。今日一出手，居然功力强于蔡金娥，焉能不使人骇讶之余而刮目相看。

蔡金娥见他守式森严之极，再不客气，双钩幻出一片光芒，全力猛攻。

她也晓得对方实在不易攻破取胜，因此目下只求追得他剑法微现散乱之象，不能不退后以避自己锋芒，就可以趁机下台了。

从开手的十余招试探所得，这方锡剑法更是精密森严，内力也强，但在自己骤然猛攻之下，仍然不易从容守住阵脚。

她一口气攻了二十余招，俱是狠毒招数，辣手全出。

谁知方锡古怪得紧，竟是遇强则强，剑上劲力陡然增加甚多，守得严密无比。蔡金娥不但冲不动他，反而觉得自己已无以为继，再难支撑这等局面了。

要知每个人武功再高，但所练的绝招总是不外一二十式，除了像金明池这种师门渊源是例外，别的高手无不如此。

因此，蔡金娥用尽全力，使完了那二十式绝招之后，要她再保持这等猛烈凶毒的攻势，根本办不到。但试想绝招全出，还奈何不了对方。假如再用普通手法，当然更属无用。此所以她泛起

无以为继之感。

她拖拖拉拉地又急攻了二十余招，果然全无希望，当即萌生退志，便想收钩退出圈外。

哪知此念才动，猛又发觉敌人的剑势黏贴的极紧，只要她一罢手跃退，顿时丧命在敌剑反击之下。

换言之，她反而被敌剑缠住，变成欲罢不能之势。不是把敌人击倒，自己就得倒下。

这一来她当然不敢收钩跃出圈外，无可奈何之外，只好发钩如风，忘命猛攻。

旁人瞧来，只觉她不识进退，明明无法攻破方锡的长剑，但仍然苦苦缠斗，不肯罢手。哪知她却是苦自知，被迫苦斗下去。

薛陵微笑地查看对方的昆仑剑法，但觉虽是精密森严无比，可是却不一定挡得住自己的巨灵六式。不过他也瞧出对方这一路纯是守势的剑式，好像是专门对付自己的巨灵六式，却未必可能称心如愿。

他也颇为奇怪蔡金娥何故苦缠个不休，以她如此聪明伶俐之人，应当早就知机后退了。

当然他也不便作声，因为他业已发觉蔡金娥好像对自己已很有意思。故此如若出声叫她退下，便将使她误以为自己很帮着她。这种误会万万不可形成，当下尽力忍耐着默不作声。

看看两人已激斗了百招以上，蔡金娥虽然依旧采取攻势，甚为凶毒。但事实上她早就变成了被动之势，全然无法控制这局面了。

薛陵听到她发出气喘之声，不觉大为惊讶，用心查看。这时方始瞧出蹊跷，顿时大为震凛。

原来蔡金娥面上已满布汗珠，娇喘不已。此是内力已竭的现象，薛陵已达到一流高手的境界，先前是限于经验，所以一时滕住了。现下留神一瞧，便晓得蔡金娥敢情是用尽全身气力，苦苦

支撑而已。事实上可不想再猛攻敌人，只是不得不尔。

他顿时深感方锡这种极为阴柔的剑法实在厉害万分，实是以守作攻，反而能使表面上作为优势的敌人活活累死。

这正是“至柔可以克刚”的道理。当然方锡尽有机会早早收拾下蔡金娥，但目下因为不是当真拚斗对敌，是以他没有趁对方时时露出破绽施以反击。看这情形，只要方锡认为蔡金娥已丧失了攻击之力时便会停止。



眨眼间又斗了二十余招，方锡尚无停手迹象。薛陵猜不透是何缘故，却也不忍见蔡金娥一身功夫毁于一旦。

当下掣剑在手，剑眉一竖，腾腾杀气像滔天狂潮般涌出。这一股杀气立即就使方锡心灵大为震撼，转眼一瞧，迅即一挥长剑。剑尖黏住蔡金娥双钩，往斜刺里一送。蔡金娥毫无反抗之力，身形直冲出去，十二步之后，叭哒一声摔在地上。

方锡听得声音不对，百忙中扫瞥一眼，见她俯仆地上，爬不起身，业已喘得瘫软做一团。心中大是惶恐，立刻奔去。

他这个突然的动作，在无意中化解了薛陵欲发的剑势。薛陵固然绝无杀他之心，可是这等比武，关系到师门声誉，他不得不用足全力，特别是为了解救蔡金娥之危，战志特别旺盛强大。这一剑之威，非同小可。譬喻名画家作画，虽是下笔自有功力水准，但有时亦会有神来之笔，使他自己也拍案叫绝。叫他再来这么一笔，可就办不到了。

武林高手亦是如此，偶尔亦会有神来之笔。薛陵欲发未发的这一剑，正是如此，所以方锡若不是突然奔去探视蔡金娥，则接得住接不住薛陵这一剑，大成问题。

方锡全然不知自己无意避过一个大风浪，走到蔡金娥身边，见她喘息正剧，当即蹲低身子，伸手在她背后穴道连拍五掌，随

即把她拉起来，助她盘膝坐好，以便调息运功。

他以昆仑秘传手法，震通她全身血脉穴道，喘气顿时缓慢下来。蔡金娥虽然知道他出手相助，可是她悍泼之性犹在，狠狠地瞪他一眼，以示心中之恨。随即闭上双目，运气调息。

方锡走回原地，向薛陵苦笑一下，道：

“小弟功力浅薄，竟不知道已把蔡姑娘内力耗尽。若不是薛兄及时出手，说不定闯下大祸了。”

薛陵道：

“有时难说得很，反正这不是方兄你存心如此，不要再记挂于心。”

他见方锡还未立好门户，当下道：

“方兄不是说要试试小弟的剑招么，目下四周无人，正是出手良机。”

方锡摇摇头，道：

“不要比啦！家师曾经言道，假使人家瞧得出这套剑法的精妙，你就不要使用剑法。刚才薛兄已瞧了出来，及时阻止，由此可知小弟不必向薛兄领教了。”

薛陵听得似懂非懂，是以不知如何答话才对。

方锡很快就恢复他沉稳古朴的风度，道：

“薛兄想必还不晓得这一套‘沧海剑法’，乃是家师五十年来，殚精竭虑，创出来专门对付巨灵六式之用的？”

薛陵讶道：

“小弟果然不知，还望方兄详细见告。”

方锡道：

“家师五十年前漫游中原，几乎见尽天下各家派的名家高手，均不重视。最后，竟夤缘得遇令师欧阳前辈，谈论起武功，竟有相见恨晚之慨。不过家师终于挫败在令师巨灵六式之下。”

薛陵不禁目瞪口呆，道：

“然则方兄竟是昆仑名宿白头翁前辈的传人了？”

方锡道：

“正是家师了。”

薛陵道：

“令师乃是贵派第一高手，成名远在七八十年以前，想不到方兄如此年轻，竟会是他老人家的传人，如若论起辈份，方兄在贵派中一定很高的了。”

方锡道：

“不错，敝派如今的掌门人，论起来竟是我的师侄辈呢！”

薛陵道：

“家师从未提起过令师。但小弟昔年在朱公明家中之时，却听过好些武林名宿谈起令师，许为宇内第一高手，是以钦仰多年，今日有幸拜睹他老人所创的神剑，果然奥妙莫测。”

方锡道：

“薛兄好说了，但老实说一句，只怕还是比不上巨灵六式。还好的是敝派尚有一些别的技艺，足以弥补这套剑法的不足之处。”

薛陵放低声音，道：

“方兄身怀如此绝技，若然前赴洪炉秘区，自然有几分把握。不过那万孽法师实在神通广大之极，我们很难掌握必胜之机。是以此事尚须从长计较，万望方兄恕我直言之罪。”

方锡本以为薛陵先前说的洪炉秘区那么危险，乃是不知自己的武功程度。目下既已晓得，自当别论。谁知还是这么说法，证以老恩师的玄机指示，确实不容忽视。

当下满心感激地道：

“薛兄一见如故，尽心指点，小弟欢喜还来不及，焉敢见怪呢！”

薛陵察看出他这个人真是心口如一之士，大为放心，便道：

“小弟举个例说，昔年我尚未拜列家师门下之时，碰到一个从

洪炉秘区逃出来的人，自称江山精，如此这般，煞是可怕。”

他要言不烦地把昔日遇见江山精的故事说出，接着又道：

“这些人全都迷失了本性，而且改易了一切，力大无穷，甚至刀枪不入。总之，什么稀奇古怪的人，万孽法师都创造得出来。”

他顺便又把白蛛女之事说出，最后道：

“假如万孽法师耳目周密，一早就发现了我们行踪。他只须驱使一大批奇形怪状之人来对付我们就行啦，甚至出动由人类变成猛兽，试问我们如何应付呢？”

这个问题顿时难倒了方锡，使他直着眼睛猛想。

□ □ □

突然一声欢呼，两条人影先后扑入来，落地现身，却是齐茵和许平。她只差一点没有扑入薛陵怀中，喜容满面，道：

“终于让我找到啦！”

两人四目交投，情意不尽，难舍难分。

许平只不过一个月之久，已长大了许多，简直和成人一样了。

薛陵问起她，方知那些小孩子没有告诉他们。

这也难怪，因为薛陵以为齐茵带了许平和阿春一同来，又说是个大男孩和一个女孩子。哪知阿春没来，而许平又长得跟成人一般高大了，那些孩子焉会找上他们。

方锡瞧瞧齐茵，顿时发现她是个十分纯洁的姑娘，而且童心未泯，像她这种人，假如不是确知薛陵乃是无辜，决不肯与他相好。

他当下又大为放心，便继续寻思如何解决那个难题之法，竟连薛陵、齐茵二人走开了他也不知。

过了一阵，香蝎子蔡金娥跳起来，转眼一瞧，不见薛陵，却多了一个许平。当下向方锡询问，她余恨犹在，口气中十分不友善。方锡却不计较，说出齐茵已到，已与薛陵一道走开。

蔡金娥目光落在许平面上，冷冷道：

“你是齐茵的什么人？她的徒弟么？”

许平心想可以这么说，便点点头。

蔡金娥微微而笑，走到他身边，道：

“你真强壮。”

伸手摸一摸他坟突的胸膛，突然间一把扣住他咽喉要穴，面上透出凶毒的杀机。

方锡大吃一惊，叫道：

“蔡姑娘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蔡金娥冷冷道：

“你没有长眼睛不成？我自然是要杀死他啦！”

方锡道：

“姑娘岂可以人命为儿戏？况且此子与你无怨无仇，怎能下此毒手？”

蔡金娥道：

“你怎知我和他没有仇，笑话，提防我把你杀死。”

方锡怒道：

“想不到你竟是个貌美心毒之人，我早该杀死你，免得你去害人。”

蔡金娥指尖内力渐增，许平发出透气不出的声音。

方锡怒喝道：

“你若敢加害此子，你自家也休想活着离开此地。”

喝声中已掣出长剑，凛凛生威。

蔡金娥内力不住增加，表面上装出笑容，道：

“别生这么大的气好不好？我不杀他也行，不过假如我杀了他，而薛陵他们都不出手对付我的话，你可还管这件事么？”

方锡一怔，道：

“他们焉会不管此事？当然，他们都不管的话，我也没有话说

了。”

蔡金娥这刻指尖上发出的内力，早就足以制许平死命，不过她感到这个强壮的男子好像尚未死去，是以还不放心，仍然暗运内功攻袭许平咽喉间的死穴。

香蝎子蔡金生平已杀害过不少人，一条性命在她心中可真算不了什么。何况她在羞辱妒恨之下，恨不得把所有与薛陵有关之人杀死，连方锡也在内。不过她自知绝难杀死方锡，一腔忿毒便全都发泄在许平身上。至于杀死了许平的后果，到时再作打算。

她指尖已用足全力，但许平似乎还未死，这真叫她讶骇交集，心想莫非自己刚才内力耗尽之故，以致目下功力大减？但按理说，虽然功力减弱了几成，但这等死穴何等脆弱，任谁也受不了。

方锡已瞧出她运足全力，心中惊忿交集，厉声道：

“你这是自作孽，不可活。”

双肩一晃，已到了她身前，提起长剑，作势欲刺。

他的身手何等了得，这一剑尚未发出招式，已经使蔡金娥无法抗拒，当即把许平向他剑尖上推去。

方锡正是迫她如此，伸手抓住许平，猛觉许平肌肉尚有弹性，并未死去，不觉一怔。

蔡金娥已趁机回头疾奔，眨眼间窜逃无踪。



方锡且不管她，定睛一看许平，却仍然有呼吸和血色，当下道：

“许平，许平，你没事吧？”

许平顿时睁眼，道：

“没事，她的指甲很利，我不敢乱动。”

方锡微微一笑，放开手道：

“原来你已练成了绝世外功，死穴也封闭得住，无怪她那么用

力，想必她也感到你尚未死去，所以竭力施为。”

许平道：

“这个女人凶得紧，刚才我差点不能透气，但后来又不得怎样了。我得告诉薛叔叔和婶婶，但咱们男子汉又不能跟女子动手，对不对？”

方锡道：

“本来好男不与女斗，这话倒是不错。不过像刚才那个女的，在武林中赫赫有名，毒辣异常，不比普通妇女，你可不能一概而论。”

他们正在交谈，薛、齐二人已走回来。

他们发觉居然忘了别人，一径走开别处私语，觉得很不好意思，连忙回来找寻他们。

方锡简扼地把刚才之事说出，齐茵骇然过去检查许平咽喉，发觉一点指甲印都没有，这才放心。

薛陵向方锡解释道：

“阿平误食蝎王，所以脱胎换骨，全身刀枪不入。当其时阿茵又传以神功，得以内外兼修，这刻体质大异常人，武功亦颇有成就呢！”

方锡笑道：

“我早点晓得的话，就无须如此着急了。”

但听齐茵正在指点许平应当如何挣脱敌人，如何施以还击。她随口解说，均是极上乘的武功诀窍。方锡顿时窥测出她的成就，也是非同小可。

薛陵与齐茵刚才略略互道别后相思之情以后，齐茵便告知薛陵说，她已传授武功与阿春，着她返家潜修，迟些日子才去找她，查看她的进度。

然后便由薛陵说出他的一切经过，齐茵听到纪香琼留字要他们先行完婚一节，表面上娇羞不胜，其实心中快乐极了，恨不得

马上就偕同薛陵前往济南，拜见父亲，兼且了结终身大事。

可是其后的情势发展，却又使她感到失望，因为武林一众高手既然苦苦追究金浮图之钥的下落，其势不会让他们秘密前赴济南完婚，同时那昆仑高手方锡要前往“洪炉秘区”一事，薛陵说过陪他同往的话，当然不便食言。这么一来，要耽搁多久方能完婚，那便只有天知道了。

要知薛陵本来不想听纪香琼之言，因为他已发觉那李三郎极有问题，假如李三郎就是那个人的话，他在道义上可就不能夺取朋友的未婚妻子。

故此虽有这许多事耽误了他们前赴济南的计划，在他反而觉得很好。当然他对李三郎是否就是齐茵的未婚夫这一宗事，只不过是存有疑念而已，并非得到什么证据。

薛陵已把藏放金钥之处告知齐茵，并且与她研究好一套说词，当下便与方锡一道返见群雄。

那一群名家高手见薛陵带了齐茵回来，都没有注意到香蝎子蔡金娥不曾同返。

沙问天首先道：

“齐姑娘想必会在心中嗤笑我们贪心太重，但事实上此事关系武林甚大，我们无论如何亦须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，方能罢手。只不知齐姑娘可知道金钥的下落么？”

齐茵道：

“当然知道啦！那枚金钥我亲眼见家父藏放在某一处，我们对金浮图都没有太大的兴趣，为了表示诚意，这就带诸位前往取出。”

众人说走就走，当即收拾一切，由地主中州名家子母金梭何敬备下十八匹长程健马，立即起程。

谁也不敢先问那金钥放在什么地方，一齐跟着齐茵的坐骑，驰出开封府。

他们渡过黄河，径向北行，声势甚是浩大。

江湖上很快就传扬出这一大批武林高手结队而行之事。

翌日下午，他们驰入一座庄院之内，到过此处的人可真不少，敢情这儿就是齐家庄了。



齐茵回到这个老家，心中感慨丛生。但她先抑制住情感的泛滥，带领众人，直入内宅，打开一处秘道入口，从秘道进入一间地下石室之内。

这间地下室倒也相当宽大，桌椅床榻等家具皆全，群雄皆是极老练的江湖道，一望而知这座石室设计精巧，又极是坚牢。假如有事发生，躲在此间，不但十分秘密安全，而且由于此室之内，竟设计得有水管，拨开管塞，清泉便源源注入。因此只须带备食物，便可以躲上很久也无妨碍。

但见齐茵走到石墙边，扳开一块方石，从洞内取出一个铁箱。

众人精神大振，个个目注这口铁箱。

齐茵把箱盖打开，但见箱内以红绫铺垫，放得有二十余件珍饰，珠光宝气，耀人眼目，一望而知价值不菲。

她翻动那些珍宝首饰，竟没有发现金钥，当下道：

“奇怪，莫非我爹带走了金钥？”

众人顿时紧张，薛陵过去帮她翻寻，从最底下拿起一个牛皮纸的封袋，问道：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齐茵摇摇头，薛陵道：

“那就拆开瞧瞧。”

齐茵道：

“好吧！”

薛陵迅速拆开封袋，取出一叠银折，接着又从这一叠纸张找

出一张信笺，展开一瞧，便道：

“你先瞧瞧，这是老伯的手函。”

齐茵取回阅看一遍，便交给薛陵，道：

“你看吧，难怪金钥不在。”

薛陵念道：

“金钥如不在此箱中，即是被朱公明拿走。为免放时措手不及，不能留字，特此先留下数言，俾汝得悉内情。余尚有遗物数事，置放于……”

他没有再念下去，地下室内众人都静寂无声，各自思量这事的真伪。

云峰禅师首先道：

“假如薛施主觉得没有大碍的话，何不把柬帖上的留言都读出来？”

众人都纷纷出声附和，薛陵想了一下，向齐茵道：

“这也难怪大家想弄个明白。假如换了我是他们其中之一，也会思疑齐伯伯把金钥放在别的地方，却用这封柬帖做个烟幕，甚至可能怀疑是我们弄得手脚呢！”

齐茵颌首道：

“一切听你主意就是了。”

薛陵便把柬帖交给众人传阅之后，走到另一堵墙壁之前，伸手点算石块。数到其中一块，便发力一按，石块悄然旋入，露出一个洞穴。

他道：

“齐老伯柬帖上写明有几件家传之物留给齐姑娘，这就当众取出瞧过，想来诸君一定相信了。”

说明，伸手又从洞内取出一个形式相同的铁箱，打开一看，箱内乃是白绫垫衬，有三件珍饰，两束头发，以及一个信封。

这口铁箱的两束头发颜色略异，一望而知乃是两个不同的人

的头发。

气氛顿时变得十分凝重，因为这些头发便等如遗体之意。这个箱内居然有两个人的遗体，定然不比寻常。

这一群老江湖一望而知，所以大感不妥。

薛陵叫齐茵亲自拆信阅看，齐茵如言而做，但只看了一半，泪珠已如泉涌，纷纷而下。

她又把此笺交给薛陵，薛陵迅速瞧过，然后交给云峰禅师。

这时，齐茵已伏在床上低泣。薛陵急得连连搓手，却晓得无法劝慰，当下一硬心肠，暂时不去理她，让她发泄一下也好。

他向没有阅信之人说道：

“这封信是齐老伯的手笔，说出一件武林大秘密，这也就同时使在下释去了心中疑窦，因为在下常想当日齐老伯为何不反对齐姑娘暗暗助我逃走……”

他深深吸一口气，又道：

“齐老伯告诉齐姑娘说，箱中两束头发，一是她歿世多年的母亲的遗发，一是齐老伯自己的。齐老伯说昔年为了报恩，协助一位梁夫人保存金浮图之钥，齐大娘因而丧命。但齐大娘临死之前，曾以得自南昌岳家的独门火器‘天女散花弹’，烧伤了敌人。不过由于对手武功太高，是以仅是数点火星溅及胸际，最多烧毁大片皮肉，决难致死。这是唯一的线索了，因为齐大娘只能说出这些经过，便瞑目长逝。齐老伯当日往助梁家之时，曾经秘密掩饰行踪，谅对头们尚不知就是他们夫妇，是以没法消灭一切痕迹，向外假称齐大娘病逝，以免敌人得知齐大娘从中作梗，以后齐老伯查起来就大有麻烦了。”

他略略停顿，但见众人无不凝神倾听，可知这件秘密十分使他们震惊，他能令他们相信了大半。心中暗感安慰，忖道：

“齐伯伯真了不起，居然早在多年之前，就留下这封密函，刚好让我们得以揭发朱公明的假面目。”

他接着又道：

“经齐老伯多年暗访，竟发觉最可疑的是朱公明和梁奉二人。因此，他决意在适当时机之时，用一枚膺品引诱武林名流高手聚集齐家庄之内，以便当着天下英雄之前，杀死这两个仇家。齐老伯还说，由于朱公明已有仁义盛名，所以他可能含冤而死于群雄之手，所以他留下头发，以供纪念。但他却不怨怪杀死他的群雄，只怪上天何以生出这么一个大奸大恶之人，竟能瞒尽天下人的耳目。”

他又说出齐南山查出朱公明暗中为恶的几件事实以作证明，然后就走到床边，默默地注视着齐茵的背影。

薛陵不由得想起自己满门血仇，身世之惨，当世罕有，却不料齐茵也有这么悲惨的身世，益增同病相怜之感。



一众高手纷纷谈论齐南山其后的遭遇，由于朱公明竟在争夺金钥以前离开，可见得他早就有了把握，有法子逼齐南山给他真的金钥。而其后齐南山杳无踪迹，很可能是交出金钥之后，就被朱公明杀以灭口。

总而言之，虽然这一切尚未能使一众高手名家们百分之百的相信，却也足引起他们无数疑问，对朱公明的信心完全动摇了。

他们最后的结论是这就去找梁奉及朱公明，定可弄出事实的真相。

其中有一部份人认为应立刻赶到大雪山，查看那金浮图的情形，瞧瞧朱公明已去了没有？

这两个想法都大有道理，因此很快就获得折衷办法，那就是分出几人前往查看金浮图，其余的人各自展开侦查朱、梁二人下落之事，约定一个日期，在地点较适中的襄阳会合。

他们都一致认为薛、齐两人不会事先藏起金钥，因为以他们

两人武功之深，即使明白宣布金钥在手，其他人也未必能够奈得他们。

当然薛、齐两人是希望天下武林认清朱公明的真面目，又帮助他们找出朱、梁二人下落，合力报仇，并且夺回金钥。

关于金钥之事，薛陵向众人允诺，说是一定公诸武林，决不独占，好在金浮图之内绝艺甚多，各凭缘份去学，成就各有不同，谁也不会损失。

一众高手都到上面客厅商议各种细节，地下室内只留齐、薛二人，连许平也给方锡拉走了。

薛陵轻轻抚拍她的香肩，却找不出一句劝慰她的话。他极了解齐茵忽闻母仇的悲痛心情，深知这刻千言万语，也等如没说一般。何况他自己也触动悲情，虎目中含泪欲滴，说话的声音一定与平日不同。

过了许久，齐茵忽然放声痛哭。

薛陵也忍不住捶胸悲号起来。

他们两人内功深厚之极，哭声远远传出去。上面的名家高手们都在秘道外听见了，益发相信他们的亲仇血恨乃是千真万确之事。

薛、齐二人当然没有考虑到此举竟可使众人完全相信他们，一切的表现俱是发自真情。两人正是伤心人对伤心人，流泪眼看流泪眼。互相拥抱着尽情恸哭，把胸中的悲痛郁愤发泄了出来。

上面那一大堆人商议好如何做之后，便决定由方锡把计划转告薛、齐两人，他们都动身先走。

方锡和许平不敢进去打扰薛、齐二人，看看天色已近昏暮。

方锡便向许平说道：

“你在这儿守着，不要乱跑，我到附近庄落买此食物回来，看来我们定要等到明日才离开此地的了。”

许平答应后，方锡很放心地走出齐家庄。他深知像薛、齐两